

中青年哲学家文库

Return to pure Thought

回到思的事情

陈春文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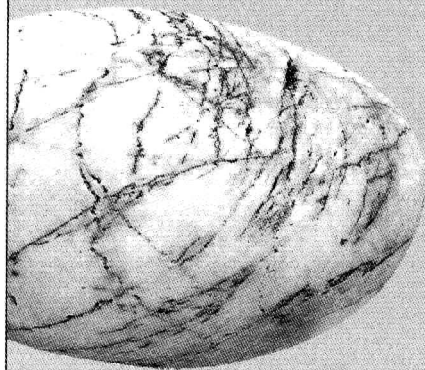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出版社

Return to pure Thought

何时，何地？
思维懂得了弃绝
语词告别了沉默
谁？什么？
怎样？如何？
追问中的抖落
是思对思物的感激
语词的部落
近神耕耘
那源头
不曾远离。

回到思的事情

陈春文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思的事情/陈春文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2

中青年哲学家文库

ISBN 978-7-307-05632-9

I. 回… II. 陈… III. 哲学—研究 IV. 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4768 号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14.25 字数:203 千字 插页:2

版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5632-9/B·177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中青年哲学家文库》主编 彭富春

在新世纪里，思想的人们都有一个梦想，让思想本身充满创造力或创新力。这种梦想其实是源于对于当代思想状况的焦虑。为什么？在一个计算和图像的时代里，事物已不需要思想，人们也不愿和不能去思想。姑且对此不论，学术和思想之争也让思想自身处于一个困境之中。思想要么被学术所取代，成为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么背离了学术，成为了空洞的和浮夸的语辞的生产。总之，一种真正有创造力的思想仍在期待之中。

但思想从哪里获得它自身的创造力？任何一种有创造力的思想都表明自身是新的，不是旧的，是新与旧的区分和分离。但任何一种有创造性的思想都不是凭空而出的，而是基于已有的传统。因此，所谓思想的创造必须是对于历史的追忆和再思。只有走进传统，才能走出传统；只有回到旧的，才能跃向新的。

对于任何一个当代中国的思想者来说，他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自身所属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儒家、道家和禅宗所构成的思想的历史。过去人们力图否定它，拒绝它和抛弃它，认为它束缚了人的存在，制约了现实的发展和进步。但现在人们试图改变这种观点，认为它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藏。特别是在“国学热”当中，传统思想得到了再度的肯定。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任何简单的否定和肯定都不是适宜的态度。一种超出了肯定和否定立场的思想姿态是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区分，也就是揭示出哪些是死的、哪些是活的。惟有活的思想才能激活我们的生活。

事实上，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态度又始终相关于对于西方思想的态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和西方思想的

相遇和撞击。当代全球化的浪潮更使中西思想产生了更密切的对话。这导致了中西思想的比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所谓比较不仅只是揭示相同点，而且也是分辨差异处。甚至可以说，差异比相同是更为重要的。正是在差异处，我们划分了中西思想的边界。由此可以确定，哪些是中国思想已思考的，哪些是中国思想尚未思考的。当思想意识到自身的边界之后，它才有可能越过它，开辟新的领域。

思想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也许是思想自身永恒的争论，无穷无尽。但争论的聚集地是我们的当代现实。离开了当代现实，一切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都是无意义的。这就是说，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都是为了现实世界的争论。思想借助于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参与现实世界的争论：何为是？何为非？由此，思想显示了自身的力量，亦即在何种程度上是有创造力的。

《中青年哲学家文库》正是这种思想争论中的一种声音。

是为序。

2007年12月26日于武汉大学

第二版序

本书的初版是1999年，到现在已经8年过去了。在过去的8年里，这本书结缘了一些令我尊敬的读者，但也发现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已发现的问题在这一版中都有所改进，但没有做结构性的变动。全书的主要内容都是课堂创作，对不通顺的语句有些调整，过度的口语化有所矫正，内容略有增减。

第一版的书名叫《栖居有在思想的密林中——哲学寻思录》，这一版改为《回到思的事情》，似乎更准确些。回到思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连续的退思，从人的主体性中退出来，退到物理—后物理的哲学中去，从物理—后物理中退出，退到存在的希腊性上去，如果可能的话，再退到密托思（Mythos）的弗西斯（Physis）语境中去，直到人从对语言的主宰中退出，遁入语言的言说，完全从哲学的人语文本退出，退到密托思的神语文本。本书虽知退思的必要和步骤，但并未满足退思的要求，只能算抛砖引玉的习作。

语言言说，人（思者）不过是语言言说中绽放出来的语词，回到思的事情就是回到语词，听语词寂静的轰鸣。

陈春文

于兰州大学古草原

前 言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可我属于那种不仁不智之人，这就断了做文人的路；我对知识天空密布着的阴云始终心怀疑虑，没有热情参与专家集团的专业分工，对知识的价值总有保留，自然也不被知识世界赋予价值，又断了做知识分子的路；精明的人靠拢权力，浪漫的人执着于权利，我既不精明又不浪漫，这就做不好社会中人。想来想去，字典里留给我这等人的只有思想和自由两个词。好在这两个词不相互仇视，而是相互支持着。正是依靠这种内在的相互支撑，我才敢把它们集成一本书，奉献给或现丑于思想者。

在这个精神浮肿的年代，不要说思想的浪花，就连良知也消耗到了动用储备的程度，而我们是否真的在思想和良知上有所储备，想必思想界（有否？）是心中有数。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应该知道做什么。本书有何意义？无非是做点什么。至于做好做坏，那就是任人评说的事了。

无论实际上做得好与坏，只要在哲学的名义下思想，并且力求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都无法忽视下面五本我认为必听的书（我以为读书有三种境界——念书、读书、听书，我是倾向于听书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本书虽然不打算单独列出参考书目，但自己的思想与这五本书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尤其是海德格尔的书。

哲学源于惊讶，这是个有分量的论断，但仍不够充分。问题的实质在于能不能在惊讶中居住下来，使思想的基本语汇不断得到滋养，使哲学家们真正拓宽哲学事业。反应式的惊讶与在惊讶中安身立命完全是两回事。再加上思想的道路林林总总，居之越深，则越

惊讶、惊愕与惊恐，而深居之人无一不付出与时代相逆的深刻代价。生活在这个被围了一层又一层的地球上的人们似乎越来越付不起这个代价了。所以，本书的读者不可能是群众，只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人，或者就是这个人。

本书无法被科学分际所限制，因为科学与哲学同在一条形而上学道路上，它们是一体两相，它们是同源关系，不是派生关系。所以，我们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基于这个现实，较之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读者来说，本书更适合有思想批判要求的自然科学家和对思想处境真正有所洞察的文学家 and 艺术家。无论人们以什么名义从事思想活动，只要入了深刻处都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在思想上没有领地意识和门户之见的人，即所谓自由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尼采的想法一样，本书是为自由思想家而写的。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思想聚集着思想者(代引言)	1
-------------------------	---

西方思想的地基是哲学,哲学的轮廓为真理语言。中国思想的根脉是天地人际,天地人际讲的是道理语言。讲道理的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实质是执两用中。讲道理广开德性,但不生产知识。西方的真理传统构造文明,中国的道理传统化育文化。文明靠公理传播;文化随乡俗传续。文明重通约,重可比性;文化重道德修养。文明拓展知识空间;文化仰仗威权话语。哲学的真理语系构造公民社会形态;天地人际的道理语系培育私民社会形态。公民社会信赖公理;私民社会依靠教条。同时掌握真理和道理两种语言,同时了解文明和文化的秉性,同时摸出公民社会与私民社会的脉律,是学贯中西的门户。

第二章 哲学说希腊话	31
------------------	----

希腊人有话要说,他们要哲学地说。他们在“史诗”中被说,他们在“悲剧”中交替着说,他们在哲学中自己说。哲学使他们能说,“我师我自己”地说。“存在”即是说,“我师我自己”地说,它不是关于什么的说,而是说本身。一经提出非存在,就进入证明的说,就是关于什么的说。这个说的改变,意味着哲学从爱智慧的本义进入形而上学的理解。希腊人从存在还是不存在、到既存在又不存在、到此一存在与彼一存在的辗转,对奠定哲学这一特有的思想道路具有天命性质。这些情结交错在史诗、悲剧、正义和哲学中,交错在宙斯、狄奥尼索斯、阿波罗和厄

洛斯中,融入到逻各斯中。

第三章 逻各斯与哲学话语 53

逻各斯不只是在阳光和影子中交错移动的界限,而且是忘川河的河岸,岸内世界之为世界的意义是由忘川水的流动赋予的。河的岸不是一条,而是两条,所以它不讲基督教意义上此岸彼岸的话,而是讲源头的涌现,讲两岸内的存在,讲伟大的现实性,讲生命的有目的的漂流,讲生与死相互延续着的诠释。在是任何一种存在的源头,思是任何一种思维的发祥地,从在到存在,从思到思维的这个形而上学萌芽生长的过程,就是逻各斯的内在历程。逻各斯就是使存在境遇进入可说状态的全部思想的可能性。逻各斯是存在在开放中敞开的路。

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与作为存在方式的形而上学 81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世界人,是世界之为世界的事件,因为哲学传统中所谓的世界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世界。他的这个思想地位是通过物理—后物理(形而上学)的思想格局奠定的。自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实际上要说的就是指形而上学。他在取消了哲学为爱智慧的本义后,在形而上学中重又为哲学和科学开出地基。所以他是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是他使哲学与科学具有同源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一方面,他毫不含糊地将哲学、形而上学也理解为科学,只不过是存在之为存在为对象的科学,另一方面,他也把物理和数理理解为哲学,只不过它们不是第一哲学,因为它们不以存在自身为述语。

第五章 存在之听与存在之学 111

存在是西方思想史上争议最多的一个词,因为它肩负的使命过于深重,这个误解最多的词通常是以存在论和本体论的名义进行的。存在本是不可以论的,给了它论的性质它就无法存在了。本体论企图给自在以证明的性质,而且往往是在宗教的需要下进行的。这些称谓都越来越远离存在的思想要求,因为

它们实际上都是在存在之学的语境下被赋予使用价值。所以,存在的语义力量慢慢变成了存在学称谓。希腊人和日耳曼人的思想经验告诉我们,存在是学不到的,因为存在是命运,不能分解,不能选择,介入命运的唯一方式是倾听,思想之听,听存在的电闪雷鸣。

第六章 近代性与人类文明的不确定性 128

近代的本意是新时代。新在哪里?新在人只以人的平面为世界终端上。它通过思维设定存在,通过主体设定客体,通过意识设定物质,通过自我意识设定自为世界,乃至出现了近代所特有的事态:物质的终点是意识,意识的极限是物质。使近代成为近代的那个性是知性。知性支配着近代性的话语权,而理性和感性均为知性扩张知识提供证据和担保。知性的本义为可理解性,处于意识联系中的就是可理解的,没有与意识取得联系的就是不可以理解的。所以,知性的关键便是构造意识联系。知性使存在落入意识联系的无限要求中,并使存在本身也具有思维的品格,最终演化为存在就是思维着的人,并在思维构造中排除了信仰,并向形而上学本身发难。这些都是知性的固有本性,即把世界打碎为空间条件。

第七章 后现代还是后形而上学 157

“后现代”及“后现代主义”这些说法缺乏思想内涵,因为且不说后现代不是主义,即使它是主义,后现代总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现代又是相对于近代而言,近代又是相对于中古远古而言。这就把重大的思想迁移过程消解在无谓的历史分期中。在“后现代主义”名义下流露出的反本质、反实体、反价值、反秩序倾向,实际上是大跨度地走出形而上学。如果我们一时还不知道接替形而上学的境遇是什么的话,探入这个境遇中去的至少应该是后形而上学的视野,而不是什么后现代。后形而上学的处境相当复杂。只要它尚没有被一种强大而又明澈的思所引导,它就有可能被拉回到形而上学的惯力中去,从而完全遮蔽了思

的全新处境,在混乱的力中做着无谓的折冲,或者它徒劳地求救于某种东方的情调,把思的遭遇肢解为文化的不疼不痒的组合,或者通过文明观念的放大机制放缓思向思维的决裂时刻。各种气息的混合使20世纪的思想主义最多,但各种主义的背后表现出的决心和决断力却最少,好像思与不思全然不重要,思想被沦为无关状态。无关状态可以具体地分解为:失语状态(零主义)、无评价状态(价值虚位)和无人状态(主体性流失)。

第八章 韵汉语与真理语言 196

哲学讲的是真理语言,它通过命题的可证明性扩张自己。汉语不是命题语言,它不证明什么,也不反证什么,所以它不生产知识。汉语在韵中说话,有韵,汉语就流利畅通,无韵,汉语就梗塞难懂。掌握汉语品格的唯一方式是内读,即听汉语韵的涛声。外读汉语读不通,因为这是解读,韵不可解。语言是思想经验的神经末梢,韵汉语的秉性与哲学的命题语言相抵触。所以,真理语言坚强的命题性格和证明性格一进入汉语语境就要诗意化。一方面,诗意化取消了真理语言的知识能力,另一方面,诗意化揭示了韵汉语的散文气质。哲学进入汉语的不可避免的诗意化带来两个值得关注的后果:本为一体的哲学与科学,一进入中国就被迫分开,科学固守知识而不能思想,哲学则进入诗意的玄奥而不驾驭知识,也不能给知识提供思想能力;由于哲学在中国的诗意化,使国人忽视了以真理语言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扩张本性,这就从根本上扰乱了国人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化地位的判断能力。

思想具有上浮的本能，你必须把它压住，
让它学会下降，下降到幽暗中，
因为幽暗的居住者辖摄着世界的疆域。

——自题

第一章 思想聚集着思想者（代引言）

人栖身于世界，并使世界成为问题，成为人的问题。什么人栖身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要看他怎样理解人，怎样理解世界。这就使人之为入、世界之为世界处于无法穷尽的言说要求中，而且这些要求常常是在不能照面的情况下相互打量着。在人的言说中，说得最多的是人，但最陌生的也是人，而且说得越多越陌生。究其实质，在于人把人放到了一个其上只有人的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左看是人，右看是人，上看是人，下看是人，但就是看不见人之为人的地基。人之为人的地基原本是要在思想中看的。要使地基进入视野，首先必须学会思想。从根本上说，人是生命托付给思想的那个限度。思想有多深，人的经验就有多深；思想给出多少意义的理解，人的经验就有多少意义的关怀；如果压根儿就没有思想过，人就不会使人成为人的问题；如果思想从未思到自己的限度，人就不能真正地经验自己，只能在有关人的过渡状态上滑动。

思想，当然是人的思想。只是通过人的思想和关于人的思想根本不同。在关于人的思想中，人既是起点又是终点，起于人的假设，止于人的假设。在这种思想中，人本身就是个假设物，假设到了一个其上只有人的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面孔，被同样的假设所规定。在通过人的思想中，人既是假设者，又是被假设者，人在提出一切他所能提出的要求的同时，也被要求着，似乎有一种更深更广的力量要求通过人来讲，直至人从这种

讲话中完全退出来，使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一旦人能从关于人的世界中退出来，从起止于人的假设中退出来，从人的世界中退出来，从价值世界中退出来，思想才真正开始讲话，真理才在思想的讲话中现身。

真正的思想要求人从假设者中退出来。伟大的思想家运伟大之思想，标识其伟大性的东西就是能够从人的假设位置上退出来，使思想退隐到僻静之处，在寂静中运思。真正的思想是某种寂寞的东西、冷清的东西。思想是寂静之听，听寂静中的电闪雷鸣。在这样的思想中，人只是被援引者，是思想目击自己、见证自己的证据。人被什么样的思想所援引，人是思想的哪种意义上的证据，这才是在思想中真正与人有关的问题，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思想是人的思想，甚至出现了中国人的思想、印度人的思想和欧洲人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是有伴随物的。

对源出于希腊思想传统的欧洲人来说，思想意味着：哲学地思想。要么不思想，要思想就只能哲学地思想。哲学说希腊话，不说汉语，哲学在汉语中不会说话，哲学说汉语，要么完全变了味，要么听起来不伦不类，别扭。中国人的世界经验不处在哲学的要求中，中国人讲理讲气，用哲学的透视法看不清中国人的脉络。很自然，没有多少中国人认真对待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注释哲学时是漫不经心的。因为哲学并不关乎中国人如其本然地思想。哲学并不关乎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事。如果中国人把哲学说成政治、说成权术、说成狡辩的话，你是不必生气的，因为这种理解无关乎哲学本身，它只关乎哲学的中国化翻译，这种翻译揭示出来的中国人的心态倒是对我们很有提示作用。国人对哲学不认真，那是因为没有必要认真，因为国人对生命的终极经验并非一定在哲学的说话方式中得到澄清。只要有一阴一阳、一天一地、一男一女、一反一正，国人的世界框架就搭起来了，在这个架子里国人的经验就有秩有序，而且和谐优美，听不见裂变的刺耳之声。

但对欧洲人来说，离开哲学则是不会思想的，即使反对哲学也必须是哲学地反对哲学，想跳出哲学自由地呼吸一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作为一种存在方式乃是欧洲人思想经验的边界条件。

因此，无论国人能否接受，事实上总是：讲哲学，只要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那就是所谓的西方哲学。而且这种哲学只能从希腊讲起，最后还是要回到希腊那里。言哲学必称希腊，这并非仅仅是学术习惯，更是基于思想的内在历史过程，这个内在的历史过程是照着哲学的样式展开的，这个哲学的样式便是希腊人的世界经验。欧洲人及文明概念内的西方人的观念世界始终就没有离开希腊人称为哲学的那种世界经验，世界之为世界在他们那里指的就是哲学。不仅世界之为世界是哲学的，而且问世界之问也是哲学的，不仅问出来的东西是哲学的，而且追问的方式也是哲学的，而且这一切至今仍是哲学的。随着西方文明扩散至全球，其他的文化传统也不同程度地哲学化了。一切被称为“人类的共同准则”、“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的共同前途”、“人类的普遍权利”的东西，其实质就是传播由欧洲的内在历史进程抛出来的哲学语言，这种语言以信仰、秩序、经验、理念、规律、自由意志及必然性等形形色色的名义讲话，每一种名义都无一例外地展开一个称为哲学的实体体系。在希腊思想传统内，既然世界之为世界指的就是哲学，人们栖身于世界也就意味着人是哲学意义上的人。哲学终结了，意味着历史本身终结了，意味着经验世界的道路中断了。这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一般理性”所不能容忍的，是哲学所不能容忍的。人栖身于世界，必须有一个世界可以栖身，这是最重要的，至于栖身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是次一级的问题。有世界可供栖身，这是哲学之为哲学的事实，至于栖身于哪一种世界，这是不同的哲学家们选择的事实，但他不能非哲学地选择非哲学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可理解、无法设想的世界，它无法进入哲学的进而也是现实的世界经验。

真理这个字的本质强调的就是在哲学内思想的经验。所谓在哲学内思想的经验，指的是由证明体系所包围住的世界经验。不断延伸着的证明体系总是有这么三个环节：已经证明了的，用来作为证明的和要去证明的。这个证明体系完成于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证明了的这个环节由形而上学（后物理）来承担；用来作为证明的这个环节由工具论（形式逻辑）来承担；要去证